

奚伯初

中医儿科医案

奚伯初 著 奚竹君 梅佳音 整理

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奚伯初中医儿科医案



奚伯初 著
奚竹君 梅佳音 整理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奚伯初中医儿科医案 / 奚伯初著;奚竹君,梅佳音
整理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478-2814-4

I. ①奚… II. ①奚…②奚…③梅… III. ①中医儿
科学—医案—汇编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R2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9369 号

奚伯初中医儿科医案

奚伯初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(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1.5

字数:180 千字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8-2814-4/R·993

定价:38.00 元



Low Pow Wha's
WUSIEH
路園公號分山惠店庄

18 岁时的奚伯初



奚伯初结婚照



奚伯初旧照(一)



奚伯初旧照(二)



奚伯初在寓所阳台



奚伯初在陕西北路住所



奚伯初旧照(三)



奚伯初办公场景



奚伯初穿戏服登台



奚伯初夫妇合影



奚伯初扮演的不同角色



奚伯初戏装



奚伯初在医院



奚伯初夫妇在苏州游览



奚伯初居家照



年青时期的奚伯初夫妇



奚伯初登高揽胜



奚伯初上课场景

内 容 提 要

孟河奚氏儿科肇始于奚伯初的曾祖奚龙泉,于奚伯初一代则医名更盛。奚氏临床常用清热保津之法,治疗小儿发热病,投之多应手而效。奚氏用药平稳精细,分量适中,每于平淡中见功力,药切病情,既能击中要害,又能照顾全面,颇有大将风度。

本书主要是奚伯初对奚氏儿科四代医案的总结,共分为三篇,第一篇初生儿疾病,总结不乳、便秘、脐风、胎疸与胎黄等初生儿疾病的临证经验与用药特色。第二篇时行疾病,详述幼儿麻疹、风疹、奶麻、丹疹、水痘等时行疫病的发病特点与治法心得。第三篇杂病,主要归纳儿科急惊风、慢惊风、慢脾风、痫证等疑难杂症的医法方药。本书资料翔实,病例典型,文字典雅,行文流畅,对临床工作者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学习价值。

本书可供中医临床工作者、中医院校师生与中医爱好者参考阅读。

自 序

我武进戴溪桥奚氏儿科，传至本人已历四世。先曾祖龙泉公弃儒学医，受业于同郡许公定甫，当时许氏儿科遐迩闻名，先曾祖学成归里，悬壶应世，曾著《儿科心得》三卷，遗命先祖子型公付印，后遭兵燹散失。先祖子型公继承父业，医名更著，求诊者络绎不绝，创制“辰金丸”治风痰壅盛，“宝金丸”治急惊风症。先父咏裳公(1869—1937)幼承庭训，先祖督教甚严，每日诊余之暇，必对先父讲解《内经》，并令先父边读、边讲、边背，每有不理会处，无不反复解释，并举临床实例一一证明，因此先父 20 岁时，即开始襄诊，数年之后即独立应诊。是时医历三世，颇得病家信仰，每日就诊者辄在百号以上，夏秋尤多，远者来自浙江之长兴，安徽之广德，近者江苏之溧阳、宜兴、常州、无锡一带，以致戴溪桥河内舟楫相连。先祖、先父因诊务忙碌，无暇著述，兹将先父的点滴经验以及余之临诊验案，整理成书，以飨读者。

奚伯初

我的外公奚伯初

(代前言)

外公奚伯初，字绍祖，乃武进戴溪桥奚氏儿科第四代传人。奚氏儿科始于外公曾祖父龙泉公，下传至其祖父子型公，再传至其父咏裳公。龙泉公曾著《儿科心得》三卷，未及付印即遭战乱而流失；子型公继承父训，自创“辰金丸”治疗风痰壅盛，又研制了“宝金丸”治疗急惊风症；延至咏裳公时，奚氏已经名声大噪，病家近者来自无锡、常州、宜兴等地，远者来自浙江、安徽，以至于戴溪桥河上舟楫相连，每日就诊人数逾百。外公在这样的氛围下受熏陶而学医，很快便得真传，他 18 岁开始裹诊，20 岁便走出戴溪桥，前往无锡独立挂牌。至 31 岁时，外公已经被公推为无锡市医师工会会长。抗战爆发后，外公率家小移居上海租界避难，在陕西北路开设私人诊所并且定居。外公一身除了行医之外，就是整理奚氏儿科经验，著述中医儿科医案。可惜时运不济，遭遇“文革”，除了部分医案收入《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》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外，其余的耽搁至今，此为我致力于出版此书的动力。

外公身为名医，轶事繁多。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图书馆翻看旧上海新闻报刊时，竟然意外看到有关外公的报道，当时我欣喜异常，马上复印下来带回悉尼。可惜后来接二连三搬家，那复印件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，如今已想不起来是什么报纸了。据我所知，旧上海报纸关于外公的报道至少有 3 次，一次就是我看到的病家喜劈棺材的故事，此事外公也亲口对我讲述过。当时无锡乡下有一位年轻男子久病不愈，看了很多医生都无济于事，奄奄一息，被宣告不治。家里人找到外公，想倾囊而出搏一下，外公二话不说马上免费出诊，等他赶到患者床前时，患者已经处于弥留状态，滴水不进。外公亲自调配煮药，然后用毛笔蘸着药汤轻轻涂抹于患者唇上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汤药也一滴一滴地渗入患者体内，小伙子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。患者父亲大喜，抓起斧头把准备好的棺材砍了，这个新闻当时在无锡无人不晓。记得“文革”当中，有一个中年干部模

样的人到我家找外公，一见面就下跪叩头叫救命恩人，搞得当时被定为“牛鬼蛇神”的外公诚惶诚恐。我印象中好像此人就是被救的那位小伙子，但是时日已久，加上我那时尚幼，所以不能完全确定就是那个患者。外公有仁心慧术，对前来就诊的贫苦之人非但不收诊金，还奉送药材，所以他闻名遐迩，以至于我们送他的骨灰去无锡青龙山落葬时，知情的路人都还上前问候。

外公的轶事另两次见报，一次是他从上海去无锡出诊，因看病延误了火车，逃过一劫，那辆火车被安放了炸弹而中途爆炸；另外一次是他遭“七十六号”绑架，老上海都知道“七十六号”是特务机构，他们除了抓共产党，也抓其他富商名流。外公虽自诩为医卜星相之流，但名声在外自己也没法控制。当时估计是外公的车夫泄露了外公有一张1万块存款的事，于是他们就以抓游击队的名义绑架了外公，以索取那1万块大洋。幸好我外婆请人从中周旋，付了部分赎金就将外公赎了回来。数十年后，每当外公提及此事，都还惊魂未定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外公响应政府号召，于1956年关闭了私人诊所，与诸多名中医一起筹办了江阴路联合诊所，任中医科主任。诊所后来更名为牯岭路街道医院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外公被认作地主出身的反动学术权威，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了批斗第一线，甚至还被押到人民广场游斗，以致引发心肌梗死。可是他的病况并不能改变他接受劳动改造的现实。记得有一次我去牯岭路街道医院找他，遍寻不着，结果在医院后院的屋檐下找到了在冷风中清洗药瓶的外公，身上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灰色衣裤。外公见到我还特别高兴。当时我应该是10岁不到，也不懂得要帮他洗洗药瓶，还很新鲜地东张西望，问外公那边一辆木板车是做什么用的，外公说那是他用来运东西的。我心里很气愤地想，我外公怎么可以像一个收垃圾的人一样拉板车呢！对此我记忆犹深。外公自从心肌梗死后便与心脏病难分难解，后来又演变成传导阻滞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1974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恢复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工作，外公也得以重新问诊，每日求诊者排起的长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可是他的心脏似乎不能承担如此重负，遂频繁出入于医院，不同的是他由医生变成了患者。外公住院期间也没闲着，每当西医们有疑难杂症需要会诊时，外公就从病房里被请出去会诊。他先后住过上海市红光医院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）和上海仁济医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）。在仁济医院住院期间他安装了心脏起搏机。当时的心脏起搏机是装在体外的，导管从股动脉引出，就像一个袖珍收音机那样挂在身上。有一日我去探望外公，和他大谈“四人帮”被抓之事，外公饶有兴致，谈笑之间他提起他肚子和大腿间

好像有心跳，但我们的话题太有趣谁也没理会这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地上有一根黄红相间的电线，顺着电线往上察看，我大惊失色，原来起搏机的导线已经掉出来，可笑的是小屏幕上仍旧显示在起搏。我赶紧奔出去呼喊医生，医生也慌得不知所措，可是外公却笑嘻嘻地说他蛮好、没事，不需要起搏机了，后来他真的就没再用起搏机，身体似乎也习惯了心脏每分钟 27~35 次的频率。

外公工作时异常专心认真，在中医带徒班上课时，有一次一边讲课一边拿着粉笔当香烟抽，引得下面的学生笑得前仰后合，他却浑然不知。这个笑话我听过很多次，甚至在悉尼都听到一个老中医在津津乐道她听课时的这件趣事。

外公抽烟成瘾，“文革”时他的月工资从 240 元降到 15 元，无奈只能抽 8 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。得了心脏病之后他主动表示戒烟，可还是难忍烟瘾，为了不得罪外婆，他跑到马路拐角的烟纸店偷偷买了一根香烟猛抽，没想到还是被识破，最后在又一次心脏病的攻势下只能彻底戒烟，为此我们小辈没少笑话他。

前不久我在网上浏览，还看到姚慕楚先生描述我外公的另一则趣事：外公酷爱京剧，为程派戏迷加票友，曾经上台客串老军。姚先生说：“奚先生有一个老毛病，半边脸经常要抽动，自然在台上也要抽动。未想到台下看戏的人最后评论说老军的表情最好，因为见司马大军来到，始终有害怕的表情，引为笑谈。”此事不假，外公也对我讲过，还颇为得意。家里当时还保留着他扮老军的胡须，竟然“文革”时没被抄走，估计看上去没什么价值。

外公为人厚道。他恢复工作后，有一次上班途中被一位小伙子的自行车撞成骨折，那小伙子对我外公说，他要赔外公的工资损失，并且问外公月薪多少。当他得知外公 160 元一个月时，吓得脸都青了。照那时候 36 元的标准工资，他要不吃不喝 4 个多月呢。外公笑着对他说不用担心，以后骑车小心些就可以了。

虽然在外人眼中外公是名医，但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外公。晚年他每日清早要到弄堂口的美心点心店吃焖肉面或虾仁面，于是他总是鼓动我早起和他结伴吃面。我常常情愿睡觉，他就软磨硬施拖我起床。周末外公常常带我去南京路玩，那是我记忆中的神仙日子：有时去人民公园，有时上大光明电影院，有时进上海杂技场；中午通常有好吃的，比如又一村、扬州饭店，还有人民饭店。南京路一带好多单位都在牯岭路街道医院挂劳保，所以认识外公的人特别多，每到一处都被特殊招待：莫有财亲自下厨做干丝和狮子头，全国劳模桑钟焙还为我们开人民饭店楼上的贵宾室。当然那时候没有腐败一事，不管吃饭还是看戏钱都是自己掏的。

外公也十分享受弄堂生活，每到夏天的傍晚，就搬个小桌摆在弄堂里，坐